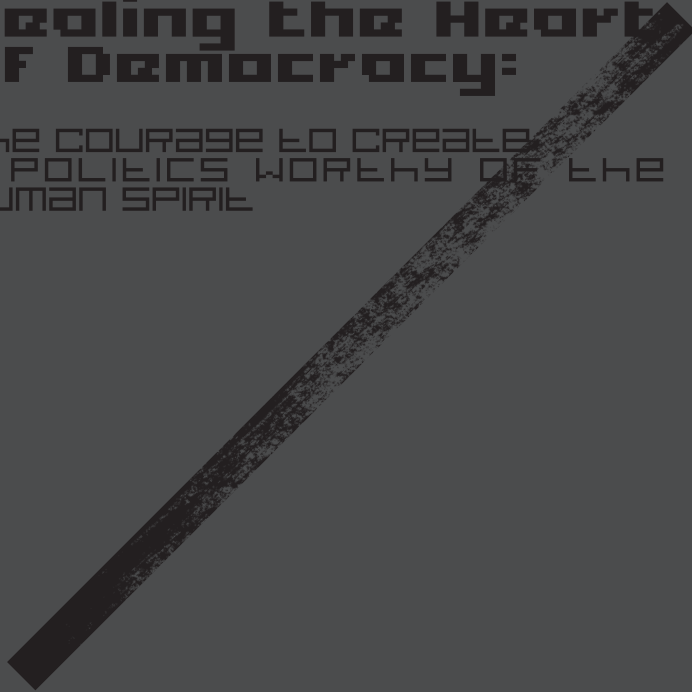


©2014 by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Healing the Heart of Democracy:

THE COURAGE TO CREATE
A POLITICS WORTHY OF THE
HUMAN SPIRIT



目 錄

戴序：民主的心 14

自序：心碎者的政治 18

第1章 民主的生態系統

031

差異、張力、民主

真理、磨難、盼望

伍爾曼的故事

卷首前望

第2章 一個隨緣公民的懺悔錄

055

公民與公善

政治中的信與疑

心打開見盼望

故事背後的故事

托克維爾在美國

五個「心的習性」

連手攀爬

第4章 民主的織造

109

學習保持張力

無盡爭議

無盡挑戰

「或攻擊或逃跑」之外

民主與自我超越

第3章 政治「心」

081

心與現實政治

一個農夫的心

心碎的力量

兩種「心碎」

找出「心病」

民主所需要的「我」



第5章 與陌生人共處

137

陌生人免進

公眾生活的意義

公眾生活的場所與功用

民主中的公眾權力

公眾生活的衰落

重奪公眾生活的空間

鄰舍的應許

公眾生活的想像

第6章 課室與教堂

177

課室與教堂的會合點

公立教育與「內省」

在學校中行民主

隱藏的課程

教堂與「心的習性」

誰是這裏的負責人？

「大食會」的力量

決策與輔導

殷勤好客的神學

第7章 深度民主的安全空間

221

當傳媒給現實下定義

從心底獲得信息

從獨處到信任圈

信任圈的力量

從信任到政治力量

公眾論述過程

網絡空間與深度民主

第8章 「心」被遺漏的歷史

255

「心」的神話與故事

美國的國民神話

形象與現實的衝撞

「心」的運作與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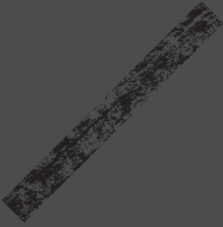
從內在解放到外在改變

在悲劇中常懷盼望

鳴謝 282

註釋 286

©2014 by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悼 念

姬思娜·格林 (Christina Taylor Green, 2001~2011)

艾迪·柯林斯 (Addie Mae Collins, 1949~1963)

丹妮思·麥奈爾 (Denise McNair, 1951~1963)

卡露·羅伯遜 (Carole Robertson, 1949~1963)

辛西婭·韋斯利 (Cynthia Wesley, 1949~1963)

姬思娜死於2011年亞利桑那州圖森市 (Tucson, Arizona) 槍擊事件：一名槍手闖進眾議員姬比爾·吉福茲 (Gabrielle Giffords) 主持的民眾大會，向姬比爾及其他在場人士開槍，導致姬比爾重傷，六人喪生。

艾迪、丹妮思、卡露、辛西婭，死於1963年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市 (Birmingham, Alabama) 第十六街浸信會禮拜堂種族主義者炸彈襲擊。

政治，是為建構一個人人可以信賴的體系，以憐憫與公義編織而成——當我們忘記了這個信念，首當其衝受傷害的，總是最弱勢的一羣：孩童、老人、精神病患者、窮人、無家者。他們受苦的同時，我們的民主亦備受衝擊。

惟願這些孩子的死所帶來的創痛，並他們年輕生命所蘊含的盼望與應許，幫助我們尋獲勇氣，去開創一套與心靈匹配的政治。



心，是民主的第一個家，在這裏我們反覆思量：我們可以平等嗎？我們可以慷慨嗎？我們可以盡心盡意盡力去聆聽嗎（而不是聽聽而已）？可以傾心吐意，而不是僅僅提供意見嗎？我們心中有足夠的意志，可以一往直前，不畏不懼，永不放棄對身邊公民同伴的信任，協力同心，鍥而不捨，去追求並實踐一個活潑的民主嗎？

——泰莉·威廉士 (Terry Tempest Williams)，
〈參與〉(“Engagement”) ¹

戴 序

民主的心

只若入團——一個人若只有身體卻沒有了心，那軀體就不會有生命；
只主另若——倘若民主只有身體卻沒有心，這民主也不會富有生命力。

若說民主的選舉制度就是民主的身體，那麼在民主制度下公民所擁有的文化質素，可以視為民主的心。正如一個人若只有身體卻沒有了心，那軀體就不會有生命；倘若民主只有身體卻沒有心，這民主也不會富有生命力。這裏所說的「心」，不是生物學上的心，而是包含了人的理性思維、情感及意志的內在元素。那麼，怎樣的民主心才能與民主的身體相配，從而令其健康成長呢？

這就要先回到民主的身體所包含的外在元素是甚麼。一個民主的選舉制度，有著幾個基本元素。

第一，選舉制度是普及的，只要是合乎一些最基本的條件，例如合乎年齡、居留或國籍的規定的公民，不分性別、種族、出身、膚

色、政治立場等，都享有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這也是說，在民主制度下，尤其是在多元社會內，必然會有不同背景及特質的人共存。

第二，民主的制度賦予所有公民都享有平等的選舉與被選舉權，並可以平等地行使這些權利，以確保選舉制度是公平公正的。

第三，公民在選舉制度下可以自由地作出選擇，選出他們所支持的人為他們的代表去管治社會。

第四，公民有權繼續在管治過程中，與其他受政策或法律影響的公民，即使大家所持觀點不同，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及直接參與政策或法律的醞釀、制定、決策、執行及檢討。

要使民主的身體有著上述外在元素，並發揮出民主的生命力，其所需要的民主心，也要包含著知性、感性及意志層面多方面的內在元素。

在知性層面，人要知道我們是活在一個社羣，而在社羣內是有著與我們存在各種差異的其他人，也要相信大家雖有著這些差異，但都是平等的。人也確認在選出他的代議士後，他仍是有權利和責任去繼續關注及參與社會的管治，為建立社羣的「共同的善」付出努力。

在感性層面，人要擁抱自己是屬於這一社羣的信念，故不會只看重自己個人的即時利益，也同時重視社羣的整體及長遠利益。人也不只是接受或容忍自己要與一些與己有差異的人共存於這一社羣，更要從內裏欣賞及信任其他人，盼望大家能從各人之間所存在的差異中，共同尋找或創制出更廣闊的社羣空間。

在意志層面，按著知性層面的認知及感性層面的感受，人要決斷自己所應做的，就是要面對、接受及處理在與不同的人共處時，因相互之間的差異而無可避免產生出的張力，甚或要發揮創意去超越這些差異，使差異不單不會帶來衝突，反會建立起更寬宏的「共同的善」。人也要決意突破慣常的惰性，不再去依賴其他人去為自己作決定，而會身體力行地參與社會事務的管治。

誠然，這裏所描述的民主的心是相當理想化的，即使現今不少民主社會，他們的公民也未必具備這樣的民主心。而現今不少民主社會出現的問題，正是他們的公民欠缺了民主心。這就好像一個患了心臟病的人，因他的心出了問題，他身體的行動及健康狀況也必會受影響，因他的心臟根本不能承托得了身體各方面的需要。但這卻不是說，我們不應把理想的方向描述出來，這起碼可以為每一個邁向民主的社會定下明確目標——除了要建立起適合自己的民主制度即其身體外，也要想方法去培養出公民的民主文化即其民主心。

正如身體要經過操練才會強壯起來，心也要經過悉心的培養及鍛煉，才會在知性、感性及意志三方面都有長進。每一個公民可先從人與人之間一些小的差異開始，嘗試學習如何在知性、感性及意志三方面去化解相互因差異而存在的張力，逐步運用創意去使差異變成互補的基礎，令大家都能在處理這張力的過程中有得益有長進。

若每個人都能從身邊的人開始，如在與家人、同學、鄰舍、朋友、或同事之間的關係中先去嘗試培養起民主的心，那麼在一些涉及地區或全港的事，當要與一些陌生人去建構「共同的善」而要共同面對更大的差異及張力時，我們就更大機會有能力跨前一步，展現出更寬廣的民主心。

追求民主是一條漫長道路。民主，不獨關乎政制發展，也關乎心的操練，以及如何恢復公眾生活的空間與活力。對於關心民主發展的人來說，《民主，心碎的政治？》尤其值得細讀，也來得非常合時。深願本書有助我們學習欣賞「非我族類」的價值，以及培養保持張力的能力，好叫我們能夠重新織造那千瘡百孔的公民網絡。

戴耀廷

自序

心碎者的政治

在那幽暗的時刻，眼睛開始看得見。

——雷納克 (Theodore Roethke)，〈在那幽暗的時刻〉(“In a Dark Time”)¹

在一個心碎的日子(不論在個人或政治層面而言)，我開始寫這本書；而那心碎，很快更化作「靈魂的暗夜」。經過好幾個月，我才重新找到曙光；而完成這本書，足足花了我六年時間。我在黑暗中跌跌碰碰的日子，不斷印證詩人雷納克的話：我的眼睛看到新天地，我的心也向新生命敞開。惟願大家讀完本書後，也會同意我這說法。

2004年，我六十五歲，正好踏進「金色年華」，只是，我發現這「金」的成色很低！隨著年紀漸長，失效漸多，心情也漸次轉壞。家人和朋友，病的病，死的死。我平生持守的異象，一一離我而去。身體不斷提醒我：我比想像中更易朽壞！還有，我對美國文化已不像以往一般的「一目了然」——我們那一代人，曾經是美國文化的旗手

啊！我好像已經丟了自小擁有的「解碼器」，喪失了剖析二十一世紀生活的能力。

我的私人生活模式益發變得陌生，以至駭人——在我看來，美國政治也起了與我一樣的變化。我對國家的狀況失望透頂，以至身在家鄉，感覺卻是個異鄉人。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既加深了美國對民主的確認，也同時誇大了威迫民主的夢魘（這些夢魘至今仍然盤踞人心）。美國人被恐懼壓迫、籠罩，旋即向一個與那些恐怖襲擊沒有直接關聯的國家發動戰爭。看來許多美國人除了願意背棄國際外交條款的約束，也願意放棄自己憲法的權利。²有的美國人（包括民選官員）動輒指控反對者及異見者不愛國，他們的言行，分裂了民主所賴以為生的公民社羣。

我對民主的荒涼時刻並不陌生——不論民主黨或共和黨主政，都有這樣的時刻。我耳聞過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白色恐怖、民權運動的反彈、1960年代的政治暗殺、接踵而至的縱火、越南戰爭、「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曝光、水門事件，還有2000年的總統大選爭議。我目睹過中產階級的急速潰敗，財閥權勢益發冒起，金錢力量恣意踐踏人民意願。踏入2004年，恐懼與分裂已成為國民生活的基調，所謂「上揚的經濟」也是一髮千鈞；對我來說，美國民主更是岌岌可危。

隨著我們對異國「非我族類」的不信任日益增加，自己國民也開始互相看為陌路人（我也不例外），我墮進了忿怒與沮喪的漩渦。我們怎麼會忘記了這一個事實：我們之間的不同，正是我們最珍惜的資產之一啊？我們曾經相信「除了恐懼本身，我們一無所懼」，如今怎麼不相信了？我們幾時才會明白：長遠而言，武力所解決的問題，不會比它所製造的問題更多？我們怎能不重視生命，就是每一個生命——不論他的身分與國籍？我們怎會不明白：一個國家偉大與否，不僅在於它的強者有多強，而更在於它的弱者受到多少支援與保護啊？

還有，「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的觀念往哪去了？我們真的有能力去重新演繹民主（按照民主的最高目標）啊——但如果我們任由自己陷於分裂，以至被我們裏面及我們之間的仇敵勝過我們，就說不準了。



當我們在意的東西分崩離析，我們的心會碎。在我六十五歲之年，我的心又碎了一次，³但我很快留意到，這一次的心碎，比我以往所經歷的都更深沉：我向著抑鬱的深淵下墜——這是我成年以來的第三次抑鬱。顯然，我天生容易被這種精神狀況困擾，因此，我不能說「心碎」是我這次陷入抑鬱的惟一原因，不過話說回頭，我這次抑鬱，也不能單單歸咎於基因，或大腦分泌失調。人的心，有時會像

煤礦洞中的金絲雀，吸入了濁世中的毒素，一步步走向死亡。

提起「抑鬱的聲音」，坊間已有大量的論述。這一把聲音，罔顧人生的美好，誇大人生的失意——它的聲音震耳欲聾，揮之不去，將一切其他聲音都蓋過。我熟悉這聲音。我曾經通宵達旦不斷聽著這死神的呼喚。

坊間很少注意到一個具生命力的事實，套用詩人雷納克的話：「在那幽暗的時刻，眼睛開始看得見。」在我寄居幽谷的日子，難以置信的是：我的目光變得更銳利了，而我所見到的，難以言喻。無論如何，隨著身心漸漸復甦，我竟然獲得了新的洞見——對自己、對我所倚仗的社羣、對我的召命——我要重新投身這社羣的政治，重新學習以生命力去擁抱它的張力。

在我復原期間，有一本書幫助我認識了心碎與抑鬱（以我所知能夠使人陷入孤立與失效的兩大精神狀況）可以提升人對關係的感應力，並促使人把張力導引到服務人羣的方向去。這本書名為《林肯的憂鬱》（*Lincoln's Melancholy*），作者史肯克（Joshua Shenk）探究美國第十六任總統與抑鬱共舞的旅途。⁴「憂鬱」是抑鬱的舊稱，林肯在二十幾歲已被抑鬱所困擾，以至鄰居偶爾要接待他在自己家中照管，免得他萌輕生之念。林肯一生與抑鬱為敵，直到離世方休。抑鬱像一條黑色

的絲線，穿插林肯的一生——雖然林肯從來確信自己是為服務民眾而生。

為了保命，林肯必須接受、整合心中的黑暗與光明——林肯這個需要，恰恰令他尤其適合帶領美國去維護「聯邦」的完整。正因為林肯對黑暗與光明有深刻的認識（林肯認定黑暗與光明，是人性裏不可分割的元素），才會堅拒將北方與南方定性為「好人」與「壞人」——因為這樣的定性，可能會將美國推向自毀之路。

林肯在南北戰爭結束前一個月，1865年3月4日，發表他的第二篇總統就職演說，呼籲民眾「不可惡待任何人」，要「善待眾人」。有一位作者說得好：林肯在呼求一種「令人心生敬畏的仁愛」，對象是**所有**受了戰爭衝擊的人。⁵面對一個深陷分裂中的美國，林肯發出呼籲，指出「共同生活」的一個重要事實：我們想生存、進步，就要以憐憫心去擁抱共同生活的分歧與矛盾，不然，我們的民主會喪失掉。

論到擁抱政治張力，彼此敞開心懷（不論大家分歧有多大），林肯有許多功課給我們學習。他的功課從「心」開始：我們要學習重修舊好，不論我們之間的分歧是甚麼；然後帶著治理的能力，走進一個充滿分歧的世界，從黑暗尋找光明，從混亂尋找社羣，從死亡尋找生命。



按我經驗，個人問題的最佳治療，不僅關乎內省，也關乎外觀。我從閱讀林肯生平漸漸得愈的同時，也開始撫躬自問：我有能力面對威脅今日美國聯邦的分歧嗎（不是以民選領袖身分，而是以公民/民主享有者的身分）？我這樣的想法，並非源於強逼自己作出利他行為（其實這行為總是以溫吞吞的失敗告終，再加一個自我解嘲，說：「皇天在上：我總算努力過了！」），而是真心想在一些核心信念與我相反的人士之中，找到一個可以大家認同的平台。

譬如說，有些人奉自己的宗教或政治信念為金科玉律，以至毋須聽取不同意見者的想法（尤其那些不惜訴諸暴力的少數極端分子）——我跟這些人有共同的平台嗎？我的心碎經驗，為我提供了一點曙光：也許我和這些人都對現代社會的一些重大缺失深感遺憾，包括：不假思索的相對主義、腐蝕人心的犬儒主義、對文化傳統與人類尊嚴的踐踏、對苦難與死亡的麻木。

面對這些輕賤人性的社會趨勢，我們該如何回應？不過，我也有一個不容妥協的信念：暴力不能用作解決之道；相反，我們必須保障人民在法治下的信仰與行動自由；少數應服從多數，但少數權益必須致力維護；要恪守彼此關顧的責任，並付諸行動；要努力認識人

與人之間的分歧；要以對話促進彼此了解；要勇於譴責一切踐踏人性之事——使用暴力就是其中之一。

對那些義無反顧崇尚暴力之人，我可能永難找到一個與他們共享觀點的立錐之地——但對一些觀點與我南轅北轍的人，我能夠找到小小一個、哪怕只能維持片刻的對話平台嗎？我有理由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譬如說，我知道許多清談節目，都不容許參加者就敏感議題（例：墮胎）在黃金時段宣示立場；不過，他們可以學習講述自己的故事，分享箇中感受，因此帶出自己的信念，讓他人**好好聆聽**。

能夠聆聽對方的故事（通常都是傷心故事），就能夠在所謂的「維護生命」（“pro-life”）與「維護選擇」（“pro-choice”）兩大陣營之間建立起意想不到的心靈聯繫。當雙方發現，一個類似的經驗，竟會導致相反的結論，他們會更容易尊重並接納大家的分歧，因為知道大家都經歷了類似的傷痛。⁶ 你知道對方的故事愈多，就愈難將對方視作仇敵。

墮胎不過是其中一個議題，可以觸發一些人所謂的「忿怒政治」。不過，忿怒不過是心碎者的其中一個面具而已。當我們彼此分享自己傷痛的源頭，而不是以信念的石塊投向「敵方」，就有機會敞開心懷，與不同意見者的心靈連結。



在本書當我提到「心」這個字，是套用這個字的本義。「心」的英文 heart 這個字，源於拉丁文 *cor*，指的不僅是情感，也是自我的精髓，就是一切認知匯聚的中樞，包括知識、情緒、感官、直觀、想像、經驗、關係、生理等。「心」是整合頭腦所知與心底所感的地方，是使我們的知識增添人性的地方。「勇氣」的英文 *courage* 這個字的字根，也與拉丁文 *cor* 有關。當我們對自我及世界的認識在「心」這個中樞匯聚，就會生發「勇氣」，按照所知，去作出合乎人性的行動。

我們這時代的政治，是「心碎者的政治」——這說法不會出現在政治科學的分析性詞彙中，也不會出現在政治動員的策略性套語裏。這說法源於「心」，是整全的語言。人類某些經驗，惟有「心」可以理解，惟有「心聲」可以傳達——其中有某種政治，就是那些人們必須且不斷付出的努力，為了建構我們賴以維生的共同生活。這種政治，是林肯的領導方針，源於他的「心」願意向人性的一切可能性敞開——在面對政治現實苛索的同時，也銳意栽培新生命的種子。

當所有的政論，都不過關乎技術或策略（並套用黨性語言，再加兩極化的分析），我們就同時減少、甚或切斷了人際間的聯繫——但這卻是憐憫、問責、民主的基礎。如果，我們不能用「心」的語言來談

論政治——如果，我們不能公然表示「心碎」，譬如說，如果世上最富有的國家，也不能運用政治力量去消除國內的兒童飢餓問題，那我們更遑論開創一套與心靈匹配的政治、一套致力為公善（common good）的政治呢？

幽默大師兼社會評論家卡連（George Carlin）在他的名著中提及世人對退役兵士某種狀況的一些描述，從而聯想到「用語」與「同理心」的聯繫：

在戰役中有一種狀況，許多人都知道這回事，就是一個戰士的神經系統被壓迫到極點，不能再承受半點刺激。他的神經系統已經……崩潰，或是瀕臨崩潰。

卡連說：「在一次大戰時期，這狀況稱為『震驚』（shell shock），是一個簡單、老實、直接的用語，不過是兩個音節：『震驚』，音節鏗鏘，幾乎像開槍的響聲。……到了二次大戰時期，用語變成『戰役疲勞』（battle fatigue）：變為四個音節，說起來多花了時間，但傷害好像減低了。……然後是韓戰時期，同一狀況稱為『軍事行動衰竭』（operational exhaustion）：人味給完全排除了，聽起來像發生在你車子上的事！」

然後是越戰時期，原本的「震驚」狀況，此後（直到今天）有了一個新名詞：「創傷後壓力症候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卡連說：

八個音節，再加一個標點符號！一切傷害都給埋葬在這術語之下。……我敢說，如果我們仍然以「震驚」來形容同一狀況，應該可以有更多越戰退役軍人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援助。⁷

卡連其實還遺漏了一個在「震驚」前的用語——對本書來說，這用語饒有深意。在南北戰爭時期，備受創傷的戰士出現了一個狀況，時人稱為「軍人的心」(soldier's heart)。⁸造成這狀況的暴力，將人的自我及社羣意識粉碎了。但戰場不是惟一出現暴力的地方，因為人在尊嚴被踐踏的一刻，就是遭逢暴力的一刻。因此，將政敵妖魔化，或只顧政治利益罔顧人的逼切需要，其實也等同於政治上的暴力。



本書(和它作者所面對人生經歷的態度一樣)不會迴避今日美國生活的陰暗面。不過，本書帶著盼望，深信人有能力發現光明。昔日當我走出黑暗，回到光明(就是我所愛的人、我所信的事工、我所關心的世界)之後，我裏面和外面的張力不再將我撕裂。我的眼睛大大張開，我的心也給破開，我因此能夠迎向個人及政治的張力，從中生出識見、感召，並新的生命。

以心的眼睛看政治，就能釋放自己，不再將政治看為博奕的攻防心戰，或赤裸裸的權力鬥爭，或恍如「槌槌樂」(Whac-A-Mole)的爭功

誘過。真正的政治，根本不是爭霸的遊戲。政治是古老而尊貴的人類活動，為建造一個社羣，在其中弱者強者都能獲益，仁愛與權力可以協作，公義與憐憫可以彰顯。「我們人民」必須建構一種政治生活，這政治生活建基於倖存我們當中的憐憫與創意，足以成就一個夠團結的公民社羣，既明白自己的意願，也能促使管治者向民眾作出問責。

1838年1月（當年林肯二十八歲，離開南北戰爭爆發還有二十三年），具先見之明的林肯，在伊利諾州春田市（Springfield, Illinois）的青年會社發表演說，論到「我們政治制度的傳承」，他提醒民眾有責任去守護美國的民主，並要提防敵人：

危險會在哪个時刻逼近？……會有軍事強權跨越大西洋或太平洋，向我們迎頭痛擊嗎？不會！即使歐、亞、非的所有軍隊加起來……也不能藉武力在俄亥俄州（Ohio）喝一口水，或在藍嶺上留下足跡。不能！一千年內也不能！

那麼，危險會在哪个時刻逼近？我告訴你吧，如果危險可以逼近，它的源頭一定在我們中間。它不可能來自外面。如果我們滅亡，那創始成終的，一定是我們自己。作為一個自由人的國家，我們的生命理應連綿不絕，除非我們定意自絕。⁹